

公羊義疏

冊三

金華集

卷之五

公羊義疏十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

疏 釋文但題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

後磨改作何休按古本舊題當公之春秋桓公仲子經傳解詁公羊第二

也釋文云桓公名軌惠公疏于引爲世本云桓公名軌是爲桓公譜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疏 周禮鄭小宗伯云立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

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克殷立先鄭習左氏故也按史記周本紀

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周書克殷解作王入卽位社按是立亦當作紀

位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盃和鐘入右戠立中庭北鄉彼又周解

敦毛伯內門立中庭周戠敦銘蘇公鐘入右戠立中庭北鄉彼又周解

亦當作位解也今杜氏左傳亦作

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注 據莊公不言卽位疏 舊疏云

但故謂元年是春王正月公羊義合卽位也據莊至公亦被弒故據元爲難如

其意也注弑君欲卽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及

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卽者就也先

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君至其惡○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書

後桓言不書言卽王位皆從指其元志年以而見言其也事隱也
不經言義立迷桓聞不云言繁王露亦先謂言隱不桓書之

正元
月年
云也
無據
王此
者則
以元
見年
桓春
無下
王無
而行
字與
不左
注于
穀元
梁不
而何
注于
三三
年則

之元
故年
傳春
無下
明有
文王
蓋字
疑與
而左
闕氏
之懋
時梁
周同
室所
既見
卑本
令異
不也
行又
於按
諸書
侯王
諸不
侯書
無

元王
年者
有不
王惟
者魯
以桓
治而
桓已
弑何
君獨
之於
罪桓
則誅
何無
以王
解于
十乎
一勳
公梁
之以
元爲
年桓
無無
罪王

以而桓書爲王無乎王無殆王非之傳說意本按非繁達露誌引公春羊秋則隨無舉此見說義也不董必仲皆舒順何文休爲

桓說一彼人所然舉春之秋無因王事卽立斥法桓既之託三魯年非以有張異治本也故當於時無桓王貶固之不獲

何桓
書貶
者而
不天
可下
枚無
舉王
其者
時從
去可
古知
未矣
遠公
師羊
說傳
未中
替之
決不
非見
後明
學文
以而
意見
說諸
經章

者可比王氏所微言猶大泥於杜穀預梁其或廢法違常言失位班曆是之癡聞說乎恐
未可語春秋微言猶大泥於杜穀預梁其或廢法違常言失位班曆是之癡聞說乎恐
弒也繼之故而言即位是爲恩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以道終而已
正即位之故而言即位是爲恩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以道終而已
至不盈於賢亦露然莊王外內故於賢外而不顯於卑也諱舊而疏不隱於
尊亦不盈於賢亦露然莊王外內故於賢外而不顯於卑也諱舊而疏不隱於
弒君者無顯位之言諱而此盈者桓即位直是桓弒內但諱不顯書其弒位故
曰直而無顯位之言諱而此盈者桓即位直是桓弒內但諱不顯書其弒位故
以見其弒不盈乎諱言也諱宋襄曰桓君故而不書葬也而按諱而桓公弒君二
十三年之弒不盈乎諱言也諱宋襄曰桓君故而不書葬也而按諱而桓公弒君二
董生賊徒謂以諱內而故不隱得也諱○諱桓猶本至即位隱也以著上其惡年不傳盈桓爲幼諱而亦貴即
隱長而卑嫌桓尊卑見莫立非子纂所故謂正之周道尊其君位既正
舉國之人無桓尊卑見莫立非子纂所故謂正之周道尊其君位既正
也春秋爲明倫之書北人倫而莫大乎君臣之分父子無隱逃之先君纂告以之
天子雖云攝位倫之書北人倫而莫大乎君臣之分父子無隱逃之先君纂告以之
張法禮疏引鄭發何氏云此隱注爲攝位周公攝政雖守原幼君不可攝
政與攝位異也然如氏云此隱注爲攝位周公攝政雖守原幼君不可攝
得而見焉○注此記者當時天子下諸侯傳位非常有禮也爾詩周頌烈文○序注
先謁至服焉○注此記者當時天子下諸侯傳位非常有禮也爾詩周頌烈文○序注
云成王即位政諸侯助祭箋云新王即政注王以歲朝享王之禮年祭于祖
考告嗣位也政諸侯助祭箋云新王即政注王以歲朝享王之禮年祭于祖
朔日是也但烈祭之所言朝享之禮係將封政助祭是王自祭廟也告己
嗣位是也但烈祭之所言朝享之禮係將封政助祭是王自祭廟也告己
虎通號曰王篇云冕黼裳此斂後之稱也何民知不從死後加王也故
尚書曰王篇云冕黼裳此斂後之稱也何民知不從死後加王也故

心上不言可迎一子劍無不言也迎王先也王者不者既殯而即繼之體位何緣民臣之
二王再拜與對乃授銅瑁反明喪服繼體君冕服也受緣始繼之體位何緣民臣之
繼體君冕服也受緣始繼之體位何緣民臣之
傳文體帝即位也剋釋日冕藏廟文反喪服曰明夫未千人無以君統不敗也則陳書沈文阿
主是不危則葬亡便當隆公周冠之日儀公始旦受父麻呂冕召之爪策牙斯成王在喪下禍幾有覆
國主慮社稷之難古禮南廟之退尊坐此正寢周聽羣臣之政一今二皇帝拜廟
而還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正寢周聽羣臣之政一今二皇帝拜廟
也南齊書禮志蕭琛繼業承天祇見厥祖觀義宗格朝于武宮頌曰光
晉也冊豈有正位尊侯助祭小鄭注新廟即政必朝朝王謂成禮祭也
烈考成王即位又諸侯閔予祭小鄭注新廟即政必朝朝王謂成禮祭也
祖考成王即位又諸侯閔予祭小鄭注新廟即政必朝朝王謂成禮祭也
除武王成喪然則始即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服事畢
正莫若成王喪然則始即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服事畢
反服行廟三年喪禮此訓也唐虞先來一宗廟次正君臣俱用吉服喪之
或不服告廟三年喪禮此訓也唐虞先來一宗廟次正君臣俱用吉服喪之
冕黼裳傳前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有吉服簡按何注孫
覺倡黼裳傳前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有吉服簡按何注孫
謁宗廟以繼申祖也還八之證焉白君虎通之位也大事斂而後反稱王服焉緣臣引
諸儒之廟以繼申祖也還八之證焉白君虎通之位也大事斂而後反稱王服焉緣臣引
子銅反喪一明無君焉以故統尚書曰此王麻冕黼裳此預釋大斂之稱也命天子冕
藏銅反喪一明無君焉以故統尚書曰此王麻冕黼裳此預釋大斂之稱也命天子冕
命成殯之遺制推此命亦文物權用吉之禮此三證也蕭也琛晉書孫毓曰顧

文鄭注新王即政必行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政也又二漢由
太子嗣位者西京七王東都四帝其昭成祖哀和順皆謁廟此四證
也沈文策此五證也張東之曰顧命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
麻冕之策阿議成王在喪東之曰顧命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
閒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見廟殷諸侯出廟門此六證也困學紀
祖侯甸羣后咸在則俎即見廟見廟殷諸侯出廟門此六證也困學紀
聞朱文公答潘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
吾未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禮奉祠王祇見厥祖故不可
用凶服漢唐即位行冊禮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祠
王蓋易世傳授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曰古者宗廟之祭則
有正祭有告祭於宗廟是親如即其禮而正祭則時享舜禹受終以祭太
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親如即其禮而正祭則時享舜禹受終以祭太
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即其禮而正祭則時享舜禹受終以祭太
後人主未嘗躬謁宗廟祭告祠位漢宋唯孝宗有見高廟之禮唐此
禮而其餘則皆以喪二年不祭之說為拘不以此
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倍經任意之說可以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弑賢君篡慈兄專

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為臣

子憂之不致之者為下干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

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杜云垂犬丘衛地也范云垂衛

也○會例時桓公會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也
舊疏云即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已下于稷三年春正月

公會齊侯于贏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
 公以非禮動見拒丘弗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者外為
 主焉爾范云鄭伯所有欲為此會者易田故按梁傳云會者鄭同心
 不必專由鄭志○注桓弑至憂之○見隱四年十一年八年深淺意則不
 范云桓大惡引之○注桓弑至憂之○見隱四年十一年八年深淺意則不
 二疏引作去誤王是也宋本閩本亦作去王致者毛本上昭二六
 年疏引字不誤舊疏云宋本閩本亦作去王致者毛本上昭二六
 誤上疏引字不誤舊疏云宋本閩本亦作去王致者毛本上昭二六
 而至今不致之若其受誅殺故曰奪臣死難君成誅又文也討賊故絕
 隱會皆不致者狐壤之戰魯臣曰奪臣死難君成誅又文也討賊故絕
 臣致者文明之誅臣隱之也按致桓公弑君而立魯之危臣皆絕則桓
 不致者文明之誅臣隱之也按致桓公弑君而立魯之危臣皆絕則桓
 反顏深矣讎視三年去絕之若曰無臣弑者也其惡桓尤著明君臣皆
 之罪深矣讎視三年去絕之若曰無臣弑者也其惡桓尤著明君臣皆
 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疏
 詩閼宮云居常與許鄭箋許田也魯朝宿之

城在今河南許州府東境為魯朝宿邑
 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之而祀周公

其言以璧假之何注
 据實假不當持璧也疏
 注据實至不璧也○言穀

許田魯世家集解引糜信云鄭以史記十二當許田故復加璧臧氏
 以非假也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當許田故復加璧臧氏
 許田魯世家集解引糜信云鄭以史記十二當許田故復加璧臧氏

鋪拜經日記按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
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作假假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
改按穀梁或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梁明云言以非假可
證年表與糜氏雖有加代假致璧新義也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
璧之義耳不必即以加代假致璧新義也

之何為恭也

注

為恭孫之辭使若暫假之辭

疏

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此

云為恭亦即諱言易地之故○注為恭至之辭○杜云魯不宜聽
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
璧假言若進璧者此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
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
之理今言以璧假也似若進璧此以解辭然故璧猶易為為恭**注**據取
可言祊則不可言也按杜孔此解深得經旨

邑不為恭敬辭

疏

八年注齊人取敬辭○舊疏云即哀

有天子存則諸

侯不得專地也

疏

地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
也范云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專地所以宣統尊法匡衡傳

云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宣統尊法匡衡傳
皆不得專而此獨為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上言為恭辭並
不得專地申明

假義已訖故更
端問許田也

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

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

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
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
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
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
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
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
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
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頃當有所住
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
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不
舉假爲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魯假之也

疏

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范云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

內視元士注云潔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
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

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皆京師有朝宿之邑八泰山諸
湯沐之邑其地則否許慎以京師之室皆京師有朝宿之邑然何氏隱
侯年盡注京邑師方二里說不能計之亦從左氏鄭王無制與湯沐者然宿何氏
本五文見義四王也○相注朝也朝至朝引也唐○尙國語云魯王云曹劇曰先王載一制
諸侯五文見義四王也○相注朝也朝至朝引也唐○尙國語云魯王云曹劇曰先王載一制
巡守或覲侯四或朝宗夏韓奕疏引賈逵說周禮云虛方爲一行四分趣四或
時助祭也類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天子備文
德而明禮義也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天子備文
何月○皆以禮義也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天子備文
莫夕○皆以禮義也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天子備文
用朝莫夕見賈疏謂云朝朝左莫夕傳昭在公十朝二白虎通朝聘齊車朝注○云注朝緣夕臣朝至
公事十朝二年見孔疏云旦侯見待賓之義朝也莫見君謂之夕杜注云朝夕者莫見也成
承事朝而不孔疏云旦侯見待賓之義朝也莫見君謂之夕杜注云朝夕者莫見也成
下事君之義也○治注蓋以諸侯各朝有○土隱元年注云王之朝至莫夕息此百官
侯分職俱南面也○治注蓋以諸侯各朝有○土隱元年注云王之朝至莫夕息此百官
專朝致職守焉○傳注故禮至一王朝○舊疏云侯之故於天子至小聘年
經說文五職一守焉○傳注故禮至一王朝○舊疏云侯之故於天子至小聘年
一君自聘三年一聘義大聘五年一按禮至一王朝○舊疏云侯之故於天子至小聘年
則比年邦交聘之所謂義大聘五年一按禮至一王朝○舊疏云侯之故於天子至小聘年
注諸侯年邦交聘之所謂義大聘五年一按禮至一王朝○舊疏云侯之故於天子至小聘年
爲諸侯年邦交聘之所謂義大聘五年一按禮至一王朝○舊疏云侯之故於天子至小聘年
諸侯比年一聘義大聘五年一按禮至一王朝○舊疏云侯之故於天子至小聘年
閉八聘四年一朝再會一盟一許慎大謹案五公羊一說虞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

制曰周禮代大不同人物諸侯古今異說鄭駁之云其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屬說
 無鄭子太叔文公曰文襄之霸也耳諸侯謂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
 云鄭所出太叔文公之說爲文襄之制周之制王制亦云此大要與六朝晉各以
 傳所故制以虞夏之制爲引鄭駁義又錄王制公羊說文比襄年一制小非虞夏
 時所故制以虞夏之制爲引鄭駁義又錄王制公羊說文比襄年一制小非虞夏
 其聘服五數年來一朝彼疏襄義又錄王制公羊說文比襄年一制小非虞夏
 大聘服五數年來一朝彼疏襄義又錄王制公羊說文比襄年一制小非虞夏
 及殷作法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而得爲文襄之制公羊見左傳用王
 制之說也秦漢之際左氏未出而得爲文襄之制公羊見左傳用王
 左氏說也秦漢之際左氏未出而得爲文襄之制公羊見左傳用王
 而會氏以威昭會而盟以顯昭則歲聘以昭三業不朝合以鄭氏以朝
 以爲不朝何代之禮亦能記疏引賈逵服禮也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朝
 云諸侯霸主之法禮亦能記疏引賈逵服禮也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朝
 法故禮記五年再相朝以修命古之制也說者以爲前諸侯之相傳氏
 虞之子其禮不載者一朝巡守殷之制年禮一典不狩可侯而詳如朝
 鄭此言亦侯能定何代制即侯所云夏殷之禮亦諸侯來朝且與虞
 夏之年制亦侯能定何代制即侯所云夏殷之禮亦諸侯來朝且與虞
 四按何氏此注與書載禮合羣后四朝在其禮所守說又各經互
 異諸侯大小聘之分禮也來觀左周禮皆五不巡守之閑使伯卿
 大之制行又小聘之禮也來觀左周禮皆五不巡守之閑使伯卿
 之制行又小聘之禮也來觀左周禮皆五不巡守之閑使伯卿
 主之制行又小聘之禮也來觀左周禮皆五不巡守之閑使伯卿
 國主之制行又小聘之禮也來觀左周禮皆五不巡守之閑使伯卿

故朝與今文家爲難均未可據爲典要也○注王者報至德不職忘○大戴
禮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荒服者王也○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
賓服而享祀要服者貢荒服者教孝王也○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祀
經因朝而祭云說羣后德爲諸侯助祭證者書皋陶謨曰羣后道德讓立周
禮疏引鄭注云羣后德爲諸侯助祭證者書皋陶謨曰羣后道德讓立周
以明堂宗廟祀先帝以祖配焉○國語魯語曹劌曰職天子祭貢上帝諸侯有先
帝之受命焉韋注助祭立廟政命焉師躬親承事元成海傳之云內聖以爲職事
來助祭尊親之義天子立廟政命焉師躬親承事元成海傳之云內聖以爲職事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所共傳云武王也詩曰繼有政朝離臣離和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所共傳云武王也詩曰繼有政朝離臣離和
於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所共傳云武王也詩曰繼有政朝離臣離和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所共傳云武王也詩曰繼有政朝離臣離和
海祭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又王莽傳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又王
助祭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又王莽傳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又王
乎故得萬國治天歡心得萬國之先王歡心不遺小臣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
緣陞故下以萬國治天歡心得萬國之先王歡心不遺小臣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
家注云故分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部之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親祭是也
○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岳之部也○堯典羣后四方朝禮記疏
引鄭注云守巡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岳之部也○堯典羣后四方朝禮記疏
來朝於京師歲徧又孝經鄭注侯五年一朝天子方乃徧
是天子五年一次巡守其不每方諸侯又四方諸侯分爲四朝天子方乃徧
東又次五年一次巡守其不每方諸侯又四方諸侯分爲四朝天子方乃徧

也故鄭春注近大行人云夏朝近貢之歲四方近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亦近
東者朝春而在當方之西必則以春秋觀於詩韓奕曰韓侯入覲也注孝經又鄭
方明堂云魯在東方之朝必則以春秋觀於詩韓奕曰韓侯入覲也注孝經又鄭
注明堂云魯在東方之朝必則以春秋觀於詩韓奕曰韓侯入覲也注孝經又鄭
助祭海四孝經聖治章其職也唐元宗注君行嚴配之禮祭則德教刑大於
四祭海四孝經聖治章其職也唐元宗注君行嚴配之禮祭則德教刑大於
行人注云侯服之貢屬采物犧牲助祭元甸服貢纁纁物絲枲也注服八貢
器物注云尊卑之貢屬采物犧牲助祭元甸服貢纁纁物絲枲也注服八貢
材作也裸將常服黼冕是典鄭注段氏徐疏尚書至以庸○職舊來疏助祭云此也王
厥作也裸將常服黼冕是典鄭注段氏徐疏尚書至以庸○職舊來疏助祭云此也王
乃文虞疏中之譌引當是典鄭注段氏徐疏尚書至以庸○職舊來疏助祭云此也王
典守也皆敷奏鄭注故知謂之諸侯來朝云羣后奏以朝言諸侯也順四時而
守也皆敷奏鄭注故知謂之諸侯來朝云羣后奏以朝言諸侯也順四時而
朝也皆敷奏鄭注故知謂之諸侯來朝云羣后奏以朝言諸侯也順四時而
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治國之事功高下言或車服段氏庸所云民功曰庸注若
欲賜車服之功時明試以治國之事功高下言或車服段氏庸所云民功曰庸注若
也漢書宣帝紀下書詔曰羣后各奉職奏以事言明試以功與今本同史
又王莽傳莽帝紀下書詔曰羣后各奉職奏以事言明試以功與今本同史
記五帝紀作異數四朝徧告以言數徧告者自敷奏取其訓也與書大傳注謨
敷納以言紀義異數四朝徧告以言數徧告者自敷奏取其訓也與書大傳注謨
奏猶白言猶史記錫之者也說文樂則朱戶也陸書曰賁明斧鉞以功矢白虎
通考黜云禮說九錫之車馬衣服樂則朱戶也陸書曰賁明斧鉞以功矢白虎
鬯皆隨其德可以行而次安民者至之辭○馬說富民者賜衣服因書而
明試以功車服可以行而次安民者至之辭○馬說富民者賜衣服因書而
夜止之詞楚辭有初放義管仲子地當宿王定所征伐之宿是也注宿猶止必
於前引申之辭有初放義管仲子地當宿王定所征伐之宿是也注宿猶止必

也也又因儀先公期申誠夫皆謂之宿周禮大宗伯爲云宿是也周禮注申誠
也又因儀先公期申誠夫皆謂之宿周禮大宗伯爲云宿是也周禮注申誠
爲期入覲宿必先宿之夕是宿本前邑故謂之諸侯朝天子必禮先期齋宿
質明三日宿而後敢言致齊宿也素論雅廣詰云宿久也宿孟諾子公孫丑篇第
子齊宿而後敢言致齊宿也素論雅廣詰云宿久也宿孟諾子公孫丑篇第
與先肅肅猶戒義戒近禮肅重祭也先期旬古者至百里宰○宿夫禮人注宿預也篇第
肅肅猶戒義戒近禮肅重祭也先期旬古者至百里宰○宿夫禮人注宿預也篇第
云司馬法曰都國百里爲郊十二里爲近郊三百里爲遠郊野四百里爲通國
縣五百里爲都國百里爲郊十二里爲近郊三百里爲遠郊野四百里爲通國
按周書序命都國百里爲郊十二里爲近郊三百里爲遠郊野四百里爲通國
十里爲都國百里爲郊十二里爲近郊三百里爲遠郊野四百里爲通國
法但縣百里爲都國百里爲郊十二里爲近郊三百里爲遠郊野四百里爲通國
州野但縣百里爲都國百里爲郊十二里爲近郊三百里爲遠郊野四百里爲通國
子各五百里爲都國百里爲郊十二里爲近郊三百里爲遠郊野四百里爲通國
地以內則天子之鄉大夫所采地也以內都之田卿所采地也以內侯則六
郊以內則天子之鄉大夫所采地也以內都之田卿所采地也以內侯則六
爲遠郊誠如○許慎禮所云周禮云千八百諸侯王使人師分地賜以內侯則六
諸侯至郊敬也○許慎禮所云周禮云千八百諸侯王使人師分地賜以內侯則六
近郊有五里之周禮明諸侯人職爲先告至諸侯侯王使人師分地賜以內侯則六
誓即告人也又云乃大關夫人注至之告也古者朝天子爲關又云關人聚
從者幾人也又云乃大關夫人注至之告也古者朝天子爲關又云關人聚
引白虎通曰至朝于郊始其郊勞將以前無師使人通命佐儀禮集編云按
儀禮白虎通曰至朝于郊始其郊勞將以前無師使人通命佐儀禮集編云按

此篇自是郊勞以前賜必服禮以後文多不具其詳已見聘禮攷之禮及略之也是士請事者既謁關入竟注請猶問也敢問所爲來人之故也於晉大國君使士是使請事者既謁關入竟注請猶問也敢問所爲來人之故也於晉大起將歸時請事矣春秋傳事也韓宣子聘于周近郊使張釐君對曰晉大夫請行天子請不行問旅是謙也雖由猶謙不本也此閭本國之禮其諸侯朝天子請不行問旅是謙也雖由猶謙不本也此閭本國之禮其作途下六年注云聘諸侯相過至邦必竟途入都介必朝道所束崇將命絕慢易戒不虞也云禮侯若過至邦必竟途入都介必朝道所束崇將猶于奉朝也帥請帥奠幣注道至竟而假道所當諸侯高氏愈爲家不敢不聘齊踰不越故道于宋必假道元以盡過客之禮宣十疏云左傳楚使無舟聘齊踰不越故道于宋必假道元以盡過客之禮宣十疏云左傳楚使假道以聘于下爲家所如主以人爲過客之禮宣十疏云左傳楚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如主以人爲過客之禮宣十疏云左傳楚使與諸侯相聘同能也按聘禮雖鄰大夫亦當加諸侯亦當然注行師從鄉行旅從聘不備非常而鄰大夫亦當加諸侯亦當然注行師至遠郊○校勘云俄云須閭本監之閉毛本同誤也宋本須作此項當正按遠郊二○校勘云俄云須閭本監之閉毛本同誤也宋本須作此項當聚之引白虎通又云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里之引白虎通又云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太子年十鄭注曰依略說于四方諸侯來朝迎而呼成王康誥王略曰孟子疏引鄭注曰依略說于四方諸侯來朝迎而呼成王康誥王略曰惡地土所生珍美又怪異山川之者問其無所父不知時也皆問之御覽之所好

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
 禮待之畫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是皆加殷勤之
 事也且使禮即安有天蓋朝宿之邑猶在郊去王宮尚遠故宜於城內
 近王之舍之處賜舍以便辨色即入也觀禮又有受舍于朝則又異賜
 舍之舍謂屋宇者辨色即入也觀禮又有受舍于朝則又異賜
 人授至次也以帷又鄭注禮云觀乎於文王廟門之外是也○注
 其實地之誤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莊俱宜誅若据易言
 當又云止亂亂之道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莊俱宜誅若据易言
 假又云止亂亂之道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莊俱宜誅若据易言
 直書徒事亂臣悍顏惟避易而曰假夫乃知易之爲罪或有也
 消沮而不敢公然干犯焉所以爲止亂之道也○注不舉至之也
 ○上會于垂穀梁注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上會
 爲假田故以惡移鄭爲外爲主文也又見鄭魯方足起許田之
 不爲魯邑也春秋上許田不見之會不言而見矣此魯朝宿之邑
 不能不爲內諱故隱其詞於垂之會不言而見矣此魯朝宿之邑
 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

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當時居嘗與許地證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則厚齋之誤當以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而魯之許田近鄭故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于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